

寻找蒋姑奶奶

●魏邦



图片来源网络

上有天堂 下有书房

●李晓伟

傍晚的骤雨洗涤城市的喧嚣，早早把人带进混沌的黑夜。

像我这种书里刨食的主儿，自然是短暂地逃避熙攘的尘世，躲开外面纷纷攘攘的生活，在橘色氛围笼罩下，躲进书房成一统，逍遥自在我称王了。

书房是一个美妙的地方，它可以让你心灵得以休养生息，稍稍开一点窗缝，清爽湿润的微风便在整个书房巡回，润泽胸腔中的每一个器官。

闲暇时，我会静静地站在书房的阳台上，阳光透过窗户玻璃，无声地划过指尖，洒在书上。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翻动那或新或旧的书页，在书香四溢的世界里，穿越时间，穿越空间，聆听心绪翻卷，感受心灵震颤，让飞扬的思绪在白纸与黑字之间变得愈来愈清晰，明亮。

当我走过了那段青葱般的岁月，当我读了很多书又行了很远的路，当我度过了人生某些最艰难的时光，我忽然发现，生命里总有一些日子是需要一个人独自走过的，或许是孤单寻觅，或许是爱情残局，或许是婚姻废墟，又或许是一个人的天涯痕迹。我们挣扎在看似孤单中，然后渐渐冷静渐渐坚强，又渐渐与孤单和解，为自己再次找到曙光。

因为职业的缘故，我的书房里的藏书日渐溢出，多半是厚重的名著和轻灵的文学。读书，的确给予了我诸多的养分，充实着我的精神生活，填补了那时大片大片懵懂又伴随着生活压力的岁月，使我不至于贫瘠、空虚。

面对着那一架架散发翰墨之香的或古朴或时尚的书籍，仿佛置身人类文明的最高处，沐浴着灿烂阳光的温柔照耀。怀着虔诚的心情，缓缓打开一本书，如拜访一位仰慕已久的友人，倾听着他或她把对生命的理解与对未知的探索向你娓娓道来。
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呼唤你与他满怀畅饮；“欲投人处宿，隔水问樵夫”的王维笑着邀你同赏流转的四季；而“朝叩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

的杜甫却对你叹息着他旅食京华的悲苦遭遇；“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徬徨”的鲁迅撕开黑夜的一角，以几近咆哮的声音发出最有力的呐喊；更不用说扶着滔滔洪流而来的郭沫若、在生死场上奋笔疾书的萧红……

我还习惯流连在书架前，用手指轻轻划过一排排书脊，让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从指尖传向全身，弥漫在血液里，渗透到骨髓里，进而升华到灵魂深处。

在书房里，浮躁与慵懒、迷茫与懵懂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、成熟与踏实。而这一切的塑造，我想有多半都是来自于书香的沉淀。就这样，在那些曾经的似水流年里，在昔日浮光掠影或者铭心刻骨的岁月里，书房终于成为了一页书签，悄悄地夹进了我的人生大书中。

风云三尺剑，花鸟一床书。多年来，我唯有反复流连在书架前才会心动血涌；一种被注入精神气质的心动，一种被升腾起激情力量的血涌。

很沉醉那些经典的文字里以及那些文字带给我的种种感受：快意、激情和眷恋。我会跟随作家们在大气激烈的起伏思绪中找到呐喊的青春、奋斗、理想和热血；追逐他们纵横千山酣畅千里的文笔，去获得心灵上的赤裸和恣情；徜徉在他们朴素而独特的文风里得到美感和享受。属于我内心的种种意念此刻只面向这样一个世界。

书房凝练了我的情感和思想，视野里的风景变得理性而凝重。在周而复始的季节更迭中，我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启示，那就是——如果人生的季节纵然要越过风河迷蒙的冬天，在夏里酝酿饱满，在秋里收获丰硕，那么，春天的来临肯定会如此激动人心。

书房，注定要成为我灵魂的歇息地。博尔赫斯曾说：如果有天堂，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，图书馆太大，太浩瀚，让人无所适从。而小小的书房，足以抚慰一颗躁动疲惫的心。

上有天堂，下有书房。唯以书房盛风雅。

寻找蒋姑山的主峰，寻找远去的蒋姑奶奶，颇费了一番周折。

寻找蒋姑奶奶，只为圆心中的那个夙愿。

蒋姑奶奶是正义的化身。相传远古时代，蒋姑夫妻俩居住在罗圈寺村一带的大山里，由于冰川融化导致地球上爆发了一次大洪水。当波涛汹涌的洪水扑向绵绵大山时，第一个发现洪水的急忙呼喊周边的村民向山顶逃难。此时有一名村民因躲闪不及被洪水冲走，蒋姑看到后，不顾丈夫的劝阻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下水救人。谁料想儿子也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。

蒋姑的丈夫一气之下，在洪水消退时下山顺着水迹寻找儿子的踪迹。后来他一直搜寻到数百里外的淮滨县，才发现儿子的尸首。悲痛欲绝的他再也不愿回到蒋姑身边，就在当地落户，淮滨县古称“蒋地”，西周成王时一度为“蒋国”，应该源于蒋姑的丈夫吧。

蒋姑为了等待丈夫和儿子的归来，天天跑到北边的一座高山上张望。当地的村民感念蒋姑舍己救人的正义之举，纷纷推举她为首领，带领民众与险恶的大自然做抗争。蒋姑后来迁到北山之巅居住，信仰她的弟子达数万人，分散居住在方圆三百里内。由于弟子众多，每逢有事相商，通知十分不便。于是，蒋姑就在此山上建了一个擂鼓台，一旦有事，只要一击鼓，弟子们就能听到鼓声，很快赶来。

千百年后，擂鼓台就成了现在的形状：上方一块大圆石，状如鼓；下面有几根巨大的石柱支撑此石。

蒋姑去世后，后人为了感念她的恩德，在北山之巅建立寺庙，供奉她为蒋姑奶奶，将此山命名为“蒋姑山”。

清道光《直隶汝州志》载：“蒋姑山，形如翠屏，壁立千仞，松竹郁葱，有水环抱。山巅座蒋姑庙，山角藏罗圈寺。”

这样的美妙传说，笔者此前亦多次

听过。不知何时，此地又衍生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传说，说“蒋姑山”又名“焦古山”，系王莽撵刘秀，为了搜寻藏匿山中的刘秀，放火烧山烧焦云云。窃以为实属无稽之谈。因为这样的传说，更加坚定了自己要躬身寻找蒋姑奶奶遗迹的想法。

2019年仲夏的一个上午，几位好友相伴，去蒋姑山主峰寻找蒋姑奶奶庙。

车子在峰回路转的山道上逡巡前行，两边的山峰绵延不绝，虽然适逢大旱之年，山木依旧显出郁郁葱葱的样子，毒辣的太阳烘烤着无边无际的山林，水汽氤氲，云雾缭绕，仿佛进入了太虚幻境一样虚无缥缈。

同行的鸿志兄二十年前曾徒步考察过蒋姑山主峰和蒋姑奶奶庙。在他的指引下，我们的车子轰赶着弯弯山道上的柴鸡和柴狗，缓缓进入了大山深处的罗圈寺村。

一层一层的梯田里，有老农扶着一把铁犁，驱赶着一头健硕的老牛，翻耕着麦茬。地边的一棵核桃树下，几位村民悠闲地谈论着农事，仿佛根本不知道外边车水马龙的闹市。不远处的灌木丛里，有锦鸡在呱呱鸣叫，鸿鸟在高空盘旋，一座座屋舍隐藏在树林之后，欲说还休的样子。这里真不愧是一个远离世俗的净土乐园。

当我们停下车子，向老农询问蒋姑奶奶庙的方位。老农用赶牛的鞭子指指西北方向的一座山：那就是。问其有多远，答曰：五六里。再问上山之路怎么走，其笑笑说：有小路，边走边找吧。

我们望望满目苍翠的高山，山高林深，如何得上山去？再征求鸿志兄的登山路线图，因年代久远，他也不甚清楚矣。

无奈，原路返回，寻找另一向导。

在蟒川镇陈家村村部，等到事务繁忙的村书记，已是半个小时之后。

从他口中得知，因山顶建设风电项目，开通了一条直通蒋姑山主峰的盘山乱石路，车子可以缓慢爬行而至。

在他的指引下，车子从陈家村北侧的一条山道蜿蜒而上，很多的地方，一侧是峭壁，一侧是深沟，山路崎岖陡峭，坐在车内如同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。更有滚落的山石堵塞道路，须下车奋力搬走大石方能通行。

行至险要路段，文友都捏着一把汗，数次劝阻鸿志兄停车步行，然鸿志兄谈笑风生，径直把车开到了蒋姑山主峰旁的一处平台。

沿着碎石满地的弯弯山道而上，夹道荆棘丛生，野树摇曳。如此僻静之地，行走其间，看丛林深处，绿黑一片，仿佛有野兽藏匿，若非众人相随，实不敢孤身而至哉。

行不过百米远，看到有一段坍塌的石墙环绕在半山腰。留下的山门痕迹清晰可辨。鸿志兄告诉我，这是蒋姑奶奶庙以前的院落，进入这个山门就是寺庙的院子内部了。

往上行走约百米，忽见一座石头垒砌的寺庙扑入眼帘。红褐色、姜黄色夹杂的石头墙，黛色破旧的瓦顶，古朴得就像树上随意飘落的一朵花瓣、一片叶子。

未料到，从下看上去溜尖的一个山头，顶部却有一块数十平方米的平地。孤零零的三间寺庙，掩映在杂树之间。庙前，用红瓷大缸改造的香灰炉，枯木撑着一面破破烂烂的黄旗，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寺庙的久远与沧桑。

进入庙宇内，慢慢适应了昏暗的光线，才发现里面供奉着诸多神灵，有玉皇大帝，有武财神关公等等，在一排神位的最北侧不起眼的地方，是蒋姑奶奶落脚之处。

不忍直视，随慨然而退到室外。当年舍弃自己儿子生命挽救苍生的蒋姑奶奶，不想今天竟被世人贬降到如此的地

步。世人或许并不知道传说中蒋姑奶奶的大义，或许投资排辈、按需排辈，把蒋姑奶奶庙里的主角蒋姑奶奶竟然偏于一隅。

同行的鸿志兄显得更加不耐烦，似乎与这毒辣的太阳有些关系。我绕着寺庙，踱步在荒草萋萋的平台，密林遮挡了我的视线，使我无法看清寺庙周围的环境。这里真的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幽静之地。

当我环绕四周，回到寺庙的正前方，仿佛是身处深谷，忽然发现了透光的一线天。庙的正前方，是一个幽深的峡谷，两岸依旧杂树丛生，宛如一只睁开的丹凤天眼。从天眼望向东南，半山腰的罗圈寺、罗圈村，那农舍仿佛女娲炼石补天遗落在人间的一粒粒彩石，蟒窝村西山如一道翠屏，横亘在罗圈形山坳的东侧；远处，连绵的群山，宛如一层层纱帐，云山雾罩，若明若暗，幻如仙境。

此庙之绝妙布局，也许就在这可望远方的天眼吧。我自藏在深山人未知，而却窥得人间寒暑。

由此想到《老子》里的一句话：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焉而不辞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大凡圣贤者，总是像太阳和清水一样，给人带来了光明和生的力量，却总是默默无闻，不居功，不自傲，混同于芸芸众生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

当年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救黎民于洪水之中，若蒋姑奶奶真有人，当为大义之典范。民众感其大义，将其尊为神灵。随着岁月的更迭，曾经专为供奉蒋姑奶奶建造的寺庙里，蒋姑奶奶却被偏到一边。我想，蒋姑奶奶是不会怪罪当今民众的无知的。因为先贤是不会计较得失与荣辱的，就像不居功、不自傲的太阳与清水。

站在山顶，不觉蒋姑山的高大，而从罗圈寺村望上去，蒋姑山则巍峨高耸，这或许就是蒋姑奶奶庙的奇妙之处吧。



玉米

●康建标

许多年了
我依然满眼玉米的翠绿
玉米的声音情人一样
缠绵着我
使我无法拒绝
无法回避

此刻 我正站在七月的中间
看这种叫作玉米的植物
怎样在阳光下
鲜嫩

远处杉树上的蝉
把满腹的妙趣
大片大片地泻下

此刻 站在七月的中间
我 连同我的诗歌
浑然绿色
成了阳光下玉米中
最真实的一株

云禅湖观雨荷 (其一)

●孙利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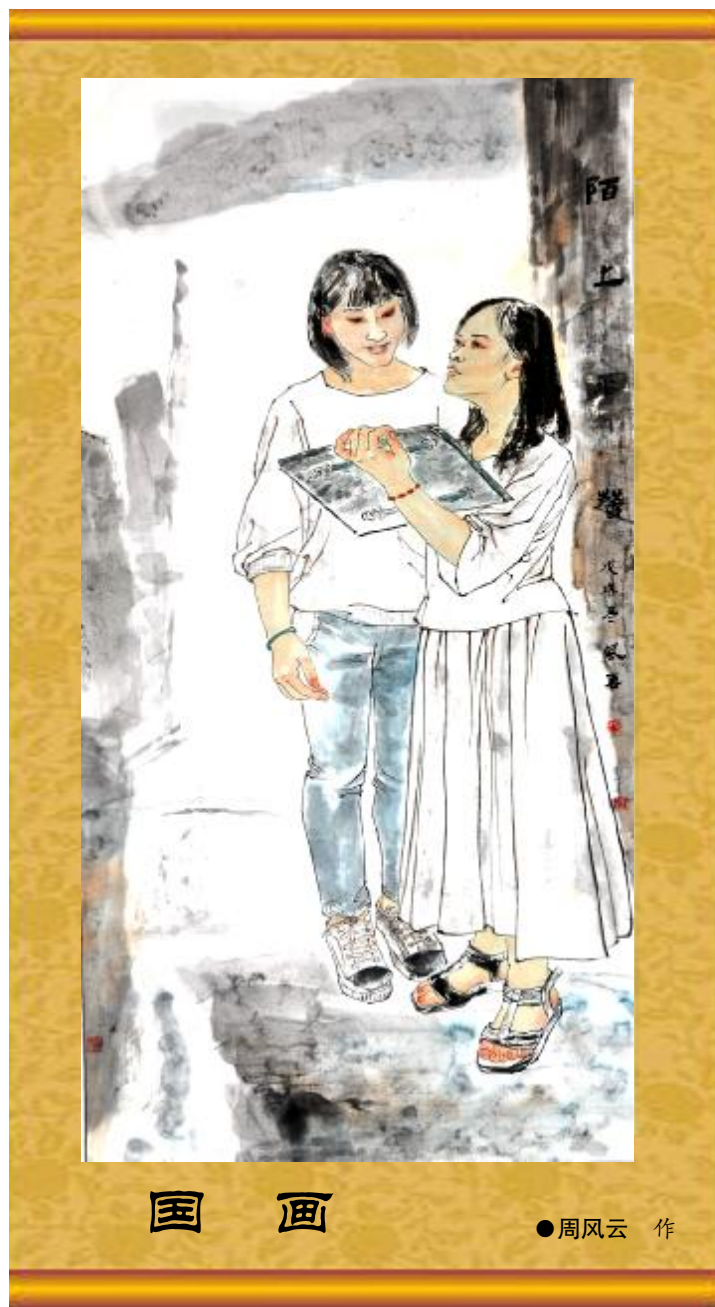
亭亭雅韵俏芙蓉，
细雨绵绵碧映红。
掬手欲捉荷上露，
风摇玉落隐塘中。

云禅湖观雨荷 (其二)

千丝万缕雨绵绵，
叶碧花红蕊蕊鲜。
疑是天仙独美慕，
掀帘误落洒人间。

云禅湖观雨荷 (其三)

亭台楼榭莲花俏，
知了蛙鸣雨后苏。
错落循环藏匠艺，
一城水韵半城湖。



国画

●周风云 作

我最喜欢的小台灯

●旭日作文学校四一班 尹玉婷 指导老师 张秀娟

我的台灯是报英语班送的。当时我报英语班辅导班，但是我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个送的台灯，心里边也总算有一点安慰。

我的台灯是一个棕色的熊，虽说它的颜色是棕色的，但是也很可爱。它的头圆圆的，还戴了一顶帽子，上面写着“不断奋斗，加油，努力！”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耳朵也很圆润。它的嘴在微笑着，仿佛很想见到我，它的肚子圆圆滚滚的，很胖，两手叉着腰，像一位绅士。说到这里，大家猜猜那照明的台灯究竟在哪里？猜不到吧！它就藏在小熊头的下面，首先我们把小熊伸开，然后把小熊头往下折一下，然后把电源打开，这样台灯就亮了。

我把台灯放在我的书桌上，每当我在书桌前写作业的时候，都会把它打开。它虽然很小，但是散发出的光一点也不弱；它虽然很小，但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动力；它虽然很小，但是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。每当夜深的时候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哈欠，当我看见小熊帽子上的那行字时，我心里就发出巨大的动力，赶走疲倦。

这个台灯除了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，也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。我要向小熊帽子上的那行字学习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

·连载·

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

25日，邓小平在总参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。

26日，叶剑英写信到长沙，向毛泽东建议新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，增补刘

伯承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粟裕等为常委。经毛泽东审阅同意，中央发出1975年3号文件，建立健全了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。进一步加强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领导，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
当天，毛泽东应工作人员的要求，同大家分别合影留念。毛泽东由秘书和服务人员搀扶着，来到六号楼前的坪里，毛泽东首先招呼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郭国群、曾彩谋，接待处负责人肖根如，以及张玉凤一起照了合影。然后，毛泽东又和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合影。

在长沙，毛泽东基本上过得较舒畅，

加上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，他体重比来时略有增加。但有时也很烦闷。陪他在长沙休养的汪东兴后来谈到这段日子时说，那时候，大事既多又乱，准备四届人大，配备领导班子，接待外宾，“四人帮”向党、向主席伸手要权。主席原是要去休养，治疗白内障，期望身体康复后再去动手术，可是“四人帮”还去干扰他。在这些岁月里，主席心情是很沉重的。

毛泽东心中，此时还牵挂着周恩来。为筹备和召开四届人大，日理万机、过度操劳，周恩来的病情恶化了。有关他的病情报告不时送到长沙。毛泽东总是要机要秘书马上念给他听。听时，他默默无

语，心中为老友担忧、难过。2月2日，机要秘书给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念周恩来的病情报告，说周恩来每日便血。毛泽东听完，非常伤感，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机要秘书说：“去，打个电话，问问总理现在情况怎样了。”机要秘书马上按他的意思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，询问了周恩来的病情和饮食起居情况，并转述了毛泽东的亲切问候。这时，毛泽东才稍微安心，在病榻上吟诵着张元干的《贺新郎》词：天意从来高难问，况人情易老悲难诉。更南浦，送君去。

2月2日，毛泽东在长沙批准周恩来关于国务院正副总理分工问题的意见，确定

邓小平“主管外事，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，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”。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宣布了毛泽东批准的这一国务院副总理分工方案，并再次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。周恩来对国务院几位副总理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，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14位同志说，毛主席讲，小平同志“人才难得”，“政治思想强”。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，一共12位。将来这样的会，请小平同志主持。

2月3日（春节前八天），清晨一觉醒来，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长沙。理由很简单，他不愿使繁忙工作了

114天的工作人员，因为他住在长沙而不过好这个春节。

在长沙期间，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，拜访一下父老乡亲，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。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。但出于健康的原因，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。他临走时对大家说：“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，你们已经很辛苦了。‘客散主人安’。我走后，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！”

3日，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，一路东进，到达江西省会南昌。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。

（未完待续）